



“新冠疫苗研发用蛋,我们免费提供”

济南的养鸡场里飞出了“金凤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雍坚 马静慧
通讯员 姜勇 刘晨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
济南市档案馆共同发起



讲述人:贾贻玲

很多人不知道,从2003年的SARS疫苗到2004年的禽流感疫苗,再到今年新冠疫苗的研发,所用实验蛋都有来自济南西郊一家实验鸡场的贡献。这家鸡场起步于1993年。27年间,其所养种鸡,由最初的低免疫种鸡到全项非免疫鸡,再提升到国际标准的SPF鸡。在科技含量不断上台阶的背后,鸡场也曾遭遇整个鸡场全军覆没,曾面临进口种鸡意外断供。这家鸡场是如何一次次乘势而上,又一次次在绝境中找到出路?请听其创立人济南斯派福瑞禽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贾贻玲的讲述。

创建种鸡场,禽流感带来打击和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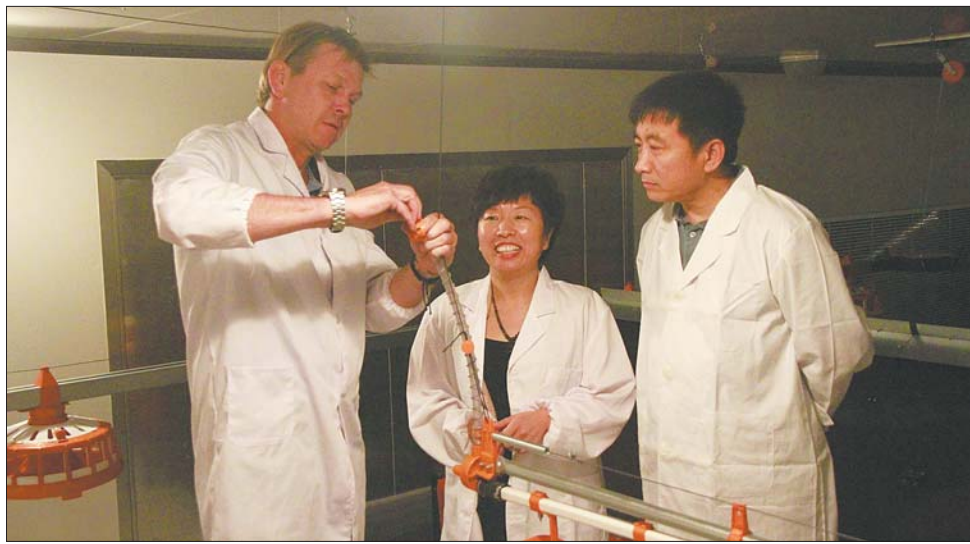
我出生于1967年,老家就是槐荫区玉清湖街道宋庄的。1982年初中毕业后我参加了电大夜校培训,学的是财务管理。1993年,在父亲建议下(他在山东省农科院工作,是中国SPF实验鸡的引进人),我建立宋庄种鸡场,主要饲养低免疫鸡,向兽用生物制品厂提供种蛋,他们用这种鸡蛋来生产兽用疫苗。当时放弃原来的财务工作来做实验鸡场,可能我就是这样一个不安分的人吧。

宋庄种鸡场总共只有两亩来地,1993年开始投入,1995年所有鸡舍全部建成,花了10万元左右。1999年,我在宋庄又拿下20亩地,投资180多万元兴建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项非免疫鸡场。

2004年暴发的禽流感对我们打击特别大。当时我的第一个鸡场容量已经到了4万多套鸡,仅仅一个星期,所有的种鸡都没了,共损失七八十万元。我当时的感受是欲哭无泪,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是如何感染上的(后来才知道是禽流感)。

我虽然是个女人,但自认为性格非常刚强。所有的鸡舍鸡群都是我一手创建,就这样不做了?不是我的性格。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重打锣鼓另开戏,我接着又投资了100多万元,投入到产出产品6个月,半年时间就恢复起来了。

禽流感暴发后,疫苗研发速度是非常快的,很快这个疫苗就出来了,国家指定生产禽流感疫苗的生产厂家有4家,我就合作了两家(我的第二个鸡场当时没有受到疫情影响),其中一家设在河南郑州的生物药厂,当时我是他们80%的供应商。2004年秋天,这家生物药厂急需调拨没有防疫流感疫苗的和没有得过流感病的种蛋,但是很难找到。受疫情管控,禽类产品是不



贾贻玲(中)与德国专家一起调试设备。张呈柱 摄

允许出省的。他们需要我的种蛋去生产流感疫苗,但是我给他发不过去。我就连夜打报告,由我们区政府、市政府再到省政府连夜发文,明确这个种蛋是干什么用的,各个渠道不能受到阻碍,用了3天时间,问题就解决了。

“这是一种责任,我不能收费”

2006年,我将两个鸡场合并,成立济南斯派福瑞禽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建设SPF鸡场。SPF是国际标准,就是无特定病原的意思,也就是说凡是能定性的病、毒、菌这些它是都没有的。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建SPF鸡场的有两三家,我们是其中之一。2008年,公司和美国CHARLES RIVER公司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引进SPF鸡父母代种蛋。

早在2003年,我们就开始给人用疫苗的研发生提供实验用蛋。当时是抗击非典疫情期间,山东省农科院和北京一家研究所,他们将

我们的全项非免疫鸡蛋提供给人用疫苗的一些科研机构,用于研制SARS疫苗,使用单位当时也给了我们较好的价格。

今年春节前,我们接的一些订单,是针对生物药厂,用于生产普通疫苗做实验。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很多的科研单位,包括山东省农科院也找到我,让我们提供SPF鸡蛋发往北京,做这个新冠疫苗的实验。

与2004年禽流感暴发时遇到的情形相似,今年新冠疫情初期,外地科研机构需要我的SPF鸡蛋,但在那个时候还是发不出去,海、陆、空运全停了。我也是通过槐荫区政府、畜牧局包括市局、省局,联合往上报。这次反馈时间很短,我是第一天的下午开始申报的,到了晚上10:30,省厅就给我开通了,到了第二天的上午9:00多,我就拿到全国的特殊行业特殊通行证,然后我就把这个实验蛋发往北京,供几家科研机构研发新冠疫苗使用。一直到现在,这些实验蛋我一分钱都没收,这是一种责任,我不能收费。

孙浩:聆听老人心声的年轻人



每个人都有梦想,对于出生于1988年的孙浩来说,他想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的社工梦。每天面对着履历、性格各不相同的老人,他用孝心真情获得他们的信任,用专业敬业编织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秦聪聪

2011年夏天,青春可期的毕业季还在眼前,孙浩却已开始与“夕阳红”的相处。作为济南社会工作协会派驻的专职社工,孙浩来到济南市社会福利院。

虽然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中,孙浩都接触过不少老人。但福利院里的老人,不一样。

他们大多是孤寡老人,或过往的人生比较坎坷,或身体的残疾无法摆脱。经历改变也铸就着性格,排斥、偏激、易怒和冲动,并不少见。

这样的状况没有带来退却,责任感和满腔热情驱使,让初来乍到的孙浩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他绞尽脑汁,和同事、前辈一起想方设法打开老人心门。

“接纳他,帮助他,让服务对象感到被尊重、被理解、被接纳,才能建立信任。”他总是以专注的神情倾听和面对,让服务对象能够感觉“他与我同在”“他在专心地陪伴我”,这无疑给服务对象带来心理上的支持,增强面对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无事发呆的时候,这些年相处过的老人会像慢镜头一样从孙浩的眼前一闪过。画面定格在杨大爷身上时,孙浩总是唏嘘不已。

初识杨大爷,他还没有搬到福利院。一次入户调查,孙浩见到了杨大爷那破败的小房子,跟剩饭、被子发霉、劣质卷烟的气味久久不散的,还有老人那没有任何情感波动的眼神。

年轻时的热血冲动,造成了近30年的牢狱生活。5天后,杨大爷搬进了福利院。吃的怎么样,有什么困难,空调能不能用,晚上睡觉会不会热,这里有热水器……孙浩日复一日的滔滔不绝,终于从回应寥



孙浩(右)与老人进行交流。

寥,到了解了杨大爷的过往。

杨大爷开始有了笑容,但生活并没有就此乐观,杨大爷脑梗了。

这一年的冬天,他又一次恢复到了刚来福利院时的样子。直到有一天,孙浩看见杨大爷不停地进出厕所,痛苦的表情让他人不知所措,同时对工作人员的问询也一概不理。

几经询问,才知道杨大爷已经两周没有大便了。孙浩找来护士长商量,想方设法,直到她戴着医用手套抠出一颗颗石子样的粪便。

痛苦解除了,老人的眼里含着泪,拉着护士长和孙浩的手直点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这件事之后,杨大爷又逐渐开朗起来。有一天,杨大爷找到孙浩,用笔和纸以及零碎的语言,托付了自己的身后事:“我死了之后,希望年轻人换上自己的‘零件’能好好活,希望科学家拿自己的身体搞研究,治更多的人。”

当一个没多少文化的老人说出这样的话,孙浩反复确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老人看来,这也许是对整个社会善待他的最好报答。在我看来,这也许就是社会工作的力量。”孙浩说。